



好的教育，就藏在人间烟火中

□李琳

“神兽”放假，家长崩溃。这应该是最近家长颇为头痛的事了。说白了，是因为面对孩子不知该怎样教育他，整天使家里鸡飞狗跳的。相信不少家长感到困惑，对孩子来说，究竟什么是好的教育呢？有关教育的话题着实不少，但被誉为“伟大的人民教育家”、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“一代巨人”陶行知先生认为，生活即教育。

真知灼见、金石之声。陶行知爱生活、爱孩子，是个非常有烟火气的人。他的作品《生活是最好的教育》告诉我们，其实好的教育，就藏在人间烟火中。

看吧，脱下长衫、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，和学生们一起穿着草鞋、住在茅屋里，跟农民同吃同住，一起劳动。谁能想到，这就是陶行知？脚下的黄土地就是他们的课本，锄头就是他们的笔，和牛马羊鸡犬家做朋友，对稻粱菽麦稷棉下功夫。这就是陶行知的教育方法，他认为教育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，很接地气。

纵观目前现状，教育已经进入一个大家心知肚明又逃离不了的怪圈里。孩子已经成为学习的机器，他们的生活除了学习还是学习，他们的童年几乎没有了轻松，也很难说有真正的快乐，由此造成现在的孩子逆反心理特别强。而反观家长们，一定要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，宁可相信培训班的成果，也不注重生活的教育力量，使孩子成为流水线上的教育产品。也难怪，在当下的教育中，分数至上。

陶行知有一句名言：千教万教教人求真，千学万学学做真人。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一个真的人，而不是培养一个只能考100分、能靠这100分找个工作的人。

受教育是为了更好地生活，为了更有尊严地活着，而不是一边是因工作压力大叫苦不迭的父母，一边是小小年纪日程表就被“格式化”的孩子。陶行知重视平民教育、乡村教育，是孔子“有教无类”教育思想的升华。阅读《生活是最好的教育》这本书，你能窥见陶行知思想宝库中闪烁的数不清的珍宝。他说过，是生活就是教育，不是生活的就不是教育；是好

生活就是好教育，是坏生活就是坏教育；是认真的生活就是认真的教育，是马虎的生活就是马虎的教育；是合理的生活就是合理的教育，是不合理的生活就是不合理的教育。

最好的教育就在生活中，绝不是脱离生活干巴巴的说教。让我们一起看看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里，什么才是学习？校长带着学生一起挖荷塘，修补校舍。在课程表里，种田、挑粪、修路和读书、演讲、实验是一同出现的。生活即教育、社会即学校，这就是陶行知所提倡的，学生所学的不应该仅仅是书本，更重要的是人生之道。

让教育不妨多些烟火气。教育从不囿于书本和课堂，也不追求于分数的高低，它是可以和谐地融入每天的疏食饮水中。在看似琐碎的日常里，带着孩子到市场上学数学，到河畔去学物理，到大自然中学生物……其实，最好的教育就在山川湖海之中，也在一粥一饭之间；就发生在父母说的每一句话里，在一个小伙伴和另一个小伙伴的互动里，在一个家庭和更多家庭的行动里。教育不是为生活作准备，而是生活本身，在陪伴孩子慢慢长大的过程中也乐享孩子和我们的幸福时光。

每个孩子都是一颗独特的种子，他们会在不同的土壤、阳光和雨露的滋养下，展现出不同的成长姿态。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，他们需要的是一种符合自己特点的教育，尊重个性，因材施教。让我们共同努力，从孩子的实际出发，从家庭的实际情况出发，为孩子提供最好的烟火生活，让他们在快乐中成长，在自信中绽放，在生活中发光，让他们会生活、爱生活！

《草木志》里的植物隐喻

□王保利

知道我喜欢草木，且写过多篇有关草木的文章，文友张嘉便送我一本老藤老师新出版的《草木志》。我视如拱璧，急冲冲扑进这浓郁的植物园中，赏心悦目，喜不自胜。

《草木志》是著名作家老藤创作的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长篇小说，以一名驻村书记的成长经历，通过对东北自然风景、人造景观和“人的风景”的重新发现，描绘了充满自然生机与人文诗意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图景。

老藤曾说过：“一个作家在写人有了审美疲劳之后，可以把笔触转向那些可爱的动物和植物，这样会给其创作打开一扇别开生面的门。”《草木志》便是作者观察世界、理解世界的角度和方式发生变化的结果。

翻开《草木志》，扑面而来的不是常见的乡村变革的宏大叙事，而是一股混合着泥土与植物清香的微风。这部小说以其独特的“草木美学”，重构了我们对乡土文学的认知框架。在传统乡土叙事日渐固化的今天，《草木志》提供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叙事可能——将植物从背景推向舞台中央，使之成为与人平等对话的主体。这种叙事策略的转变，不仅是一种文学技巧的创新，更是一种世界观的重构。

《草木志》不是传统小说的线性叙事，而是一片葱郁的植物园。34种植物，34个鲜活的人物，这种以草木喻人的写法别开生面。在这个文字构筑的生态系统中，每一株植物都不再是简单的自然存在，而是被赋予了血肉与灵魂的人性载体。作者用他独特的植物人类学视角，为我们绘制了一幅清雅绝尘的人性图谱。

《草木志》彻底颠覆了文学传统中“人为主，草木为客”的叙事风格，作者笔下的人物之所以令人过目不忘，在于他赋予每种“植物人”以鲜明的个性特征。这种含蓄却有力的刻画，使之跃然纸上，读来既熟悉又陌生，让乡土叙事从人类独白变成了万物合唱。

《草木志》以草木为描写对象，内含多重意蕴，既以植物为章节，又以花卉比喻人。这部小说借鉴古典文学比兴的技法，以植物作为比兴的载体，章节篇目以植物命名，在对植物生物属性的描绘中开始每一章的叙述。每种植物的生物属性又对应着小说中一个人物的性格、行为方式，进而铺展开小说环环相扣、互相观照的情节与人物。

爱讲段子又人缘极好的郑高，“仿佛一株意象非凡的牵牛花”；毕副镇长没黑没明地投入“跑龙套”的工作，自认为是只开花不结果的“谎花”；墟里村的方石两家的头面人物方世坤、石锁，分别被人看作是“四角菱”和“狼毒草”，都是带角带刺的狠角色。而墟里村的大事小事都得面对和解决的哨花吹，则像极了俗称“一把抓”的光叶山楂。因为都有对应的“显花植物”，所有的人物就在自身之外有了另外的解读与别样的象征。

每一种植物的生物特性都成为解读对应人物性格的密码本：牵牛花的攀援特性暗示着郑高善于借势的处世哲学，拉拉秧的顽强生命力折射出石小东在逆境中的坚韧。更精妙的是，这些植物特性又进一步推动着情节的发展，形成了一种“植物推动叙事”的独特机制。当毕副镇长自比为“谎花”（只开花不结果的雄花）时，不仅揭示了他自我认知中的价值焦虑，也为后续其工作方式的转变埋下了伏笔。这种将植物生物学特征转化为人物性格符号，进而推动情节发展的叙事策略，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实属罕见。

《草木志》写的是东北的植物，其中一些与我们中原相同，而有些不曾听说或见过，如塔头花、杨铁叶子、鬼蜡烛、达子香、都柿、黄波稷、乌拉草等，让人大开眼界。在了解它们习性的同时，你不禁也身陷其中，竟类比起某一种草木来。

当老藤让草木获得叙事主权时，他实际上在邀请我们重新学习观看——用年轮测量时间，以叶脉理解命运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这部作品早已超越文学范畴，成为治愈现代性孤独的一剂草药。



不一样的《论语》

主讲人：李乐观

【原文】

朋友之馈，虽车马，非祭肉，不拜。

【译文】

朋友间馈赠礼物，即便是贵重的车马，只要不是祭肉，接受时不用行拜谢礼。

【评析】

本章讲述接受馈赠之礼，表达了夫子隆礼轻物的高贵品质。

古时的车马，乃是大夫以上贵族的标配，是其身份的象征。夫子曾担任鲁国的司寇，因而有属于自己的车驾。弟子颜回去世后，他的父亲颜路请求夫子将车子卖掉，从而为穷困潦倒一辈子的颜回置办一副棺槨，以求厚葬。尽管夫子钟爱颜回，但这次没有同意。因为他知道如果卖掉车马就要步行，作为大夫，这不合于礼。由此可知，彼时的车马意义非凡。

《礼记·玉藻》篇记述：“君赐车马，乘以拜。”只有国君才能赏赐车

马，其他人没有这个资格。但随着周礼的破坏，朋友之间的礼尚往来竟然也有了车马之馈，但仍属于极为贵重的奢侈品。《礼记·坊记》云：“父母在，馈献不及车马。”父母在世时，向别人赠送礼物，不得馈赠车马等这样的重器。

那么，既然车马如此贵重，夫子为什么把祭肉看得比车马还重要呢？这源于周王朝分送祭肉的制度。彼时，祭祀宗庙的肉叫胾，祭祀社稷的肉称为脔（《左传·成公十三年》里有“祀有执胾，戎有受脔”之说），一般只有在位的大夫才能参与祭祀并得到国君分赐的祭肉。夫子在“堕三都”运动失败后，正是看到鲁君祭祀时违背了礼制，没有按惯例将祭肉分赐给大夫，这才决定离开鲁国。故而，夫子不拜受车马而拜受祭肉，这绝不是一块肉的问题，而是祭肉背后所承载的那君臣之礼。

（第250期）



扫描
二维码
收听
《论语》
精彩
解读